



天民遺言 下

天  
民  
遺  
言

13  
3071  
3止



門 13  
號 3071  
卷 3

鳥田藏書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序

平巖春貞氏有疾據篋語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雜以萑稗飽者不食焉語孟字義之書者意之美者  
 也糶以支離君子不取焉惜哉間嘗竊欲因天民先  
 生之意而作為疑語孟字義蒐其萑稗祛其支離純  
 之熟之以成其美之實僅卅一二條不幸為一豎所  
 苦想必不起恨是書之不就志願不遂吾死吾子必  
 成焉對曰才力淺短未嫻文辭且予之弟兄索居三  
 十年予得亮之學於緘翰之中纔窺其藩籬而未達  
 堂圃烏得勝所屬耶請擇其人曰辭不欲工以理為

主文欲適用非務新奇唯當舉吾子之所疑以述吾子之所信爾何以辭之爲曰予壯時厭宋儒之學更趨于仁齋先生之門今特不忍背于舊師而辨其是非也且亮之晚年學明德成固爲衆之所推以予實寡昧難兄之質妄爲之書恐不免宋杲所謂不善學柳下惠之誚也曰無傷也吾竊聞之於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窻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稍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矣吾子誠間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

由此觀之則今行于世字義之書多仁齋中年未定之論而非晚歲既悟之說也曰仁齋嘗稱亮以命世之士予亦與東涯子得共聞之於其悔悟舊見者未之有聞也曰信齋天質剛直之人也汗而不至欺我吾子請勿疑且孔子曰當仁不讓師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道本無二致真妄必有指歸心自有權度是非豈無稱量孔孟之道天下之公道也孔孟之學天下之公學也非仁齋天民之可得而私也公言之而已矣天民之言果有墮乎妄而相悖於孔孟之學則攘蕩其妄而顯明其真者以爲天民之師友仁齋

之說苟有近于非而不合鄒魯之道則辨斥其非以導達其是者以爲仁齋之忠臣而今不於其可疑而論之不於其可信而著之者重於背字義而輕於叛語孟長於私師門而短於覺後進就如仁齋嘗師尚程子尊信朱子亦已久矣至其不得於心之後慮誤後進之日痛排激辨不遺餘力亦不得已也如吾子之所病徒兒女子之所悅而丈夫不取焉使仁齋聞之豈所望乎吾子哉况於仁齋晚年自咎極艾以舊見爲謬思念改正而未及削焉而後之門人專挾勝心附以己見與仁齋晚年之意猶有大相繆戾者耶

昔者李謚辨斥師長之惑明經義導諸生如以此爲不弟則夏后不順前人之愆抑洪水拯生民亦以爲不孝乎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吾子令除蔓草於塞道迴狂瀾乎襄陵亦可謂忠于仁齋功于後學者也豈敢畏人之多言哉亡何春貞氏易簣於是與二三同志往復討論續以狗尾予亦不得已也然天下之言學也不歸于朱則歸于陸出陸則入于禪各以子車氏之獫爲悅以鉏商之獲爲不祥立義之難從古皆然况於今世其孰肯諒之乎雖以此獲譏笑於四方吾無辭焉爾矣享保

庚子四月甲辰丹州并河永序

庚子四月甲辰丹州并河永序  
之義也小雅立義之難於古皆然然今世其難  
于出也則人于輒谷以于車丸之難為妙以臉面  
風于木木野已也然天十之言學也小調于未明  
而後其力以與二三同志古詩信簡辭以成  
龍心于小雅也于必學也出意取人之多言好  
三聖人言  
人必其取也其取也其取也其取也其取也其取也  
不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上

近州 平巖善春貞甫 著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 校

天道

字義曰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是道  
聖人之所以垂訓者不在講天之所以為天之道  
而在脩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已矣故語孟二書  
專說仁義而未嘗有一言之及于陰陽者也何耶  
以天道之於陰陽遠而不測人道之於仁義近而  
易知也夫誠者天之道也子思孟子之言至矣盡

矣蓋非爲天道之說而爲人道之誠其身而言焉耳字義不知用其力於此而以夫所謂非孔子作之十翼爲言不亦惑乎姑就其言論之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便是天道剛柔便是地道猶仁義便是人道而不可謂添得往來不巳四字而後是人道也其理尤分明矣夫天地覆載萬品流形風雨霜雪亦無非天道也豈可謂陰陽固非道乎若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者其立言之意竟然別矣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

此原乎蔡季通理有流行有對待之語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行言蓋兩儀交感

天道亨山川峙流地道定仁義相施人道成所謂通行是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以對待言蓋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所固有仁義人之所固有則又可謂之固有之道道猶途也由固有而有通行之

名是猶溪山幽谷嶮峻絕壁固無路之可通則人之往來亦無焉不可偏泥于往來之義矣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加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生白醭既生自醭則又自生蛙蟬此自然之理也蓋天地一大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白醭蛙蟬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氣中之條理而已

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而再求夫所以爲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歸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喻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  
字義天道天命之數條特由此一條而立言其意以爲發明道體之蘊奧足以歷倒宋儒太極之說然宋儒有理而後有氣及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釋氏所謂因緣和合是也字義天地一大匣之譬所謂四大假合是也皆非進德脩業之學濟世利民之事不急之論措之而可也或問

舍天道天命之說而夏復以何理為道教之根原  
曰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原  
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字義所謂一大匣之言與扶  
所謂臆度之見而畫蛇添足頭上安頭者其相去  
之間能幾何哉

今日之天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  
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感但  
可與達者道不可與癡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  
始終開闢焉則又不可謂無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  
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其

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况學者乎故存而不議之  
為妙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齊物論莊周之確言最可以破

千古之感而已矣字義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

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感

則其意執滯於無始終開闢而未能超乎有無之

外惜哉所以遺存論之妙而有一大匣之說也

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徹無內無

外莫非斯善

此一節本乎薛敬軒上下四方理氣充塞無窮盡



無方體之語然第一條曰陰陽固非道今日斯善  
上下充塞內外通徹則以陰陽為在天地之外者  
乎果不能黜之於天地之外則陰陽即斯善斯善  
即陰陽當知陰陽便是道矣若曰陰陽氣也善理  
也則宋儒理氣之說而仁齋所痛拒而不取也何  
其前後混惑如此  
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  
之中以水放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  
性也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不善立于天地之間  
亦猶如是

此一節本乎禮記可謂能述聖賢之旨也

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  
詩書六經無一以無心說天者夫子曰知我者其  
天乎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書曰  
簡在帝心詩曰上天甚蹈則天之有心固無疑焉  
若漢儒災異六天釋氏三十三天道家三十六天  
之說獨漢儒道釋之陋見耳寧可復罪聖賢之言  
哉

以無心見天則陷于虛無若宋儒天即理也之說是  
也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  
物爲心朱子論仁本乎此則宋儒不以無心見天  
也太甚分曉朱子曰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則與字義所謂天地之間莫非斯善善則順惡  
則逆之說亦何其意之異之有且曰理字與道字  
相近則其於善字亦不相遠若必論之而不止則  
不如以誠字立言之的實矣蓋孔孟之說天也皆  
就人事上而言耳非若字義所謂天地之間四方  
上下無內無外莫非斯善之泛然不可把捉也  
學者苟恐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

當自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字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主宰猶  
人之有心思智慮又曰君子觀陰陽消長之變以  
審進退存亡之理則得合於天心倘否則不免逆  
于天心又曰聖人以天地爲活物則以有心說天  
也的矣今變其說曰非可言語喻也則半上落下  
其不自知相爲矛盾何也

天命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  
天命二字正訓也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死  
生也其有夜旦之言天  
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比自物  
之情也

所能為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命雖出於天之無為實顯於人為之後孟子曰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就全體而言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就一事而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對舉而互見  
也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語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曰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是  
皆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夫子謂  
之命孟子謂之天非獨孟子謂之天夫子亦或係

之天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是也冉牛之病曰命矣夫顏淵之死曰天喪予  
其或曰命或曰天其言雖異其意則一也或問書  
曰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又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皆以國家之存亡為  
由人事者何也曰天降喪亂所謂命也然皆出于  
時君輔相居其位尸其事者之所為也故賢士去  
夫不委之於天而必責之於人譬猶看親戚之病  
雖不治之症必旁求良醫訪詢奇方藥餌鍼灸保

護救濟盡其心力而欲一日得其蘇息以永其命者人之常情也豈忍任之於命而坐視其死耶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之謂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

君者出令者也令者出於君者也畏其命令即畏君主也侮其命令即侮君主也其曰命比於天稍輕蓋非也夫

經書所連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

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並言之命即性命之命意重若所謂五十知天命及死生有命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即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字意輕

經書所出天命二字或連言者或並言者或單言者皆由上下之語脉耳亦非天與命自有別也譬猶畔君者與逆其命者之差其始難說輕重也但考覈其畔逆之跡而後律其罪之輕重耳况以命字容妄說輕重哉以先儒之言有理命氣命之別字義更立虛字實字之異矣大凡仁齋說

大盤於子思子天命之謂性之意故今於命字  
為其地爾

晦菴太極圖解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蓋依周頌維天之命之詩而言之程子亦曰天道不  
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不已  
者而言尤非也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之善惡  
淑慝而降之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  
意蓋謂天命文王王斯大邦延及子孫永篤保之故  
其下繼之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可見詩意總言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意本無陰陽流行之意太甚

分曉

字義天道之說曰有主宰有流行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者以主宰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流行言故  
以無主宰流行之別斥程朱之說然豈主宰自主  
宰流行自流行耶字義既曰雖若有主宰流行二  
端其實一理也今復辨程朱混而一之之言則與  
其實一理也之說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分析  
太過猥陋碎瑣未能斷章取義求立言之本旨而  
眩惑於末說者也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此以  
蒼蒼之天猶且為主宰况可謂維天之命之詩本

無流行之意乎所謂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爾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  
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  
謂天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宋儒  
不察混而一之鑿于聖經特甚矣而一之言復與  
至誠謂之天道書曰天道福善殃淫是也自然謂  
之天命言吉凶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也孟子曰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蓋天道以其常而言天命以  
其變而言字義以一陰一陽往來不已為天道是  
拘泥於解道字為往來不已之義故也詩云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詩人謂之天之命子思以謂天之  
所以為天也則又當知非天道天命判然有別矣  
字義不察反以宋儒為鑿于聖經者尤非也蓋字  
義解天道福善殃淫之語以謂福善殃淫命也其  
主宰之謂天其流行之謂道剖析分疏雖若精密  
反失本旨亦已多矣所謂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  
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之  
謂也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又曰伊川  
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

吾未知信與不疑何差爽之所在也但言有詳略耳蓋知天命之工夫非可討求之於陰陽流行之高遠又非可搜索善於四方上下之冥茫唯在于學者盡其心殫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耳故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

朱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初而學問脩為皆無益於己聖人之教亦徒為虛設弗思之甚也

此以言辭上耳而不察其意也朱子曰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有理橫渠曰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要之此亦有變但大槩如此所謂莫非命也是也由是觀之則其意之所在亦可知矣知以辭而已則字義性解曰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也此亦可謂智愚賢不肖剛柔清濁一定乎其所生而習慣培養皆無益於己矣然以字義論學之言觀之則此又寧其本旨之所在耶且字義曰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之意又有既定而不可逃之意則非

今所能移而何哉傳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其此之謂乎○或問天道天命之說天民先生曰自期年五六十而後乃以告之未遲也他日吾子若有所見得復以語我故二三門人未聞其說今姑書所疑以託諸同志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子孟字義中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 著

道

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

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仁義是人之道而炎上火之所有潤下水之所有仁義人之所有也字義曰仁義禮智四者非一人之所有則火外求炎上水外求潤下人外求仁義豈理也哉

理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

朱子曰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北溪陳氏曰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皆與吾心相適

仁齋先生嘗每論仁義取此芻豢之譬以謂四端在我仁義在天下猶口腹在我芻豢在天下此又以比譬之言直為實語之謬也語曰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爾倘若字義之言則以為忠信篤敬成形乎外與衰布綴於左衽馬首列於衡軛無異乎古云聲色溺人非真溺以水也且畫之牯非真牯以刑也學者宜莫認指為月焉遺稿曰字義之學只是貪著訓詁未暇究察一生精神專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說仁說義未曾知仁義終身說誠味曾知誠蓋觀孟子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言則當知義之果不在外而由內也苟知異由

內則當知無內無外無物無我莫不有斯義矣

德

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

倘若此言則德體也未發也仁義禮智用也已發也與所謂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者相反

若以德為得之義則德是待脩為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

德者得也仁義禮智是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四端之心我固有之非止待脩為而後有也夫滔滔襄陵之水謂之洪水行潦一勺之水亦謂之水巍巍準天之德謂之大德不忍一牛之心亦謂之德斯德便是人人本然有得於身者則可謂有一物故守之不失謂之據存此不放謂之入又可謂知可謂好觀語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之類可見矣字義謂德之本然自有

於天下而非一人之所有則泛然無所據依茫乎  
無可摸擬未知據入知好之字意義不通在乎宋  
儒耶在乎字義耶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  
聖賢之教人皆因時稱而立言不異于世俗以自  
爲之說也詩書不連言中庸二字至于夫子子思  
言之中庸不言氣孟子言浩然之氣豈爲無益於  
世教哉老佛之書亦多言德豈可以爲美哉但不  
在論言之新故而在論理之當否而已况於若心  
字未嘗不言者哉

若心本清濁相雜

此殆性善惡混之說

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  
子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  
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德  
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爲重而  
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

孟子曰恒心蓋人心之良是其恒也若夫爲不善  
爲措亡所使而放失其心之恒者也水之就下是  
其常也若在山過顛爲搏激所使而喪亡其性之

恒者也恒心二字意本連屬字義強分爲兩事以  
恒爲德以心爲清濁相雜者大盤乎孟子之本旨  
全歸于楊子之舊窠曰仁曰矩皆不從天而降亦  
不從地而生唯從人心而出則是心卽是德德與  
心未嘗有二也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  
德性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則前賢之  
所旣已貴重而非後儒創爲其說也

仁義禮智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爲  
其所當爲而不爲其所不當爲之謂義尊卑上下等

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無所  
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雖衆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  
禮智爲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  
以是四者爲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脩之也  
四端之心道德之本體而學者之所當擴充之也  
字義所云四者道德之標準而君子之所立志於  
此也字義輕忽蔑視四端之心以爲非仁義故不  
知其爲本體也宜哉夫慈愛之德遠近內外無所  
不至是博施濟衆之極也必教學者由是而脩之  
則遠而難從矣故夫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是所

以近而易入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不忍，仁也。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今反以自己固有四端之心，為非道德之本體，而更求所謂仁義於天下者，殊異乎聖賢之教誨矣。

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為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焉耳。

遺稿曰：字義駁，宋儒者不為無其理而至乎其所以自為說，又有專靠言詞上而悖孟子之旨者，怪哉。

謂達之於其所不忍所為而後能為仁，為義則見四端之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即其所擴充而成也。

孟子之意所不忍不為之心，固有之仁義達之於其所不忍所為擴充之仁義，所謂擴充者亦無他舉，是心而加于彼耳。初非有二也。字義但知擴充所成之仁義而不知其所不忍不為之心，即固有之仁義也。知滔滔燎原之為火而不知星星之火固是火也，知滔滔襄陵之為水而不知涓涓之泉固是水也。嗚呼！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  
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  
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遺藁曰仁齋先生一生工夫總歸乎此三言其書  
數千信敷演是三言而大誤後學者蓋道外無性  
性外無道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  
則道德非性而何也仁義禮智者四端之心是也  
此心與生俱生之謂性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則非一人之所有而何也  
天下之人莫不有是性故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則非天下之所該而何也字義所謂蒼蒼參  
天之松森森蔽日之栢雖寸苗之微萌蘖之生松  
是不謂之松而可也哉栢是不謂之栢而可也哉  
四端之心雖因其事有大小之異皆是不謂之仁  
義而可也哉凡聖賢千言萬語皆一本而字義二  
本故也且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以為禍仁義况於  
以仁義禮智四者為總在外乎烏可置之勿論哉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義為  
道德之名彰彰矣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陽天之所固有剛柔地之  
所固有仁義人性之所固有而爲道德之名固彰  
彰矣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通也猶天下  
有達尊三之達謂通天下之所德則德不在彼之  
德而在我德之之心是德之非外也明矣言飽乎  
仁義也蓋謂樂道好德仁義之行快足於心之意  
而非謂道德仁義之在乎天下猶如肉之陳俎酒  
之滿樽而以手取物以舌取味必有得於外然後  
爲得也蓋若德教溢乎四海禮典流乎萬世雖似

所謂在外顧揣其本則皆出于先王一心之經綸  
也多少分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凡天下之事感  
與應耳感應無二在彼謂之感在我謂之應其名  
雖異其實一也此無內外之辨也

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爲德  
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  
自虎通之書東漢諸儒所共議定天下之公論而  
非一家之私言也其言曰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  
愛之心五常者何也謂仁義禮智信也唐之韓文  
公原性曰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

曰智李翱復性書亦善述其意故鄭景望曰李翱之學識實過韓退之其復性書一篇足以蔽韓子一代之文章由是觀之則自六經以降於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名無復異論矣仁齋先生之學之博無書不讀而今其言如此所以不免致疑也

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爲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

聖賢之言皆易直質實豈可待再推而後爲分明

哉字義遷就聖賢言語回護自己意見者於此可見矣

蓋孟子之意以爲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

字義以四端仁義析而爲二以單善者屬之於人性善之至極者屬之於天下夫制雖有大小其爲履一也量雖有多寡其爲穀一也獨至極二字何足以爲別耶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如



字義徒識官庫錢之爲錢而不知在紙裏中亦是爲錢也徒識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爲仁義而不識不忍齷齪之一牛不受嗟來之一飯亦是爲仁義亦可怪哉

蓋人之性不善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卽吾性可也謂吾性卽仁義可也但以仁義爲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復體察焉而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之

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非唯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於中心而無往而不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倘使固有二字之義果如字義之說則孟子不欲以易簡平正之言開示當時之學者而更欲爲難三足滅三耳之說待再推補出於數千載之後而其義之明白也豈有是理哉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及童子問論性道教皆是鑿空解文牽合成義遷就之言周遮之論與子思孟子之旨何啻千里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脩爲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自脩爲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

四端之心乃是本體學問思辨總是脩爲字義以仁義禮智在於天下道德之名而非人之性而立言故引夫子斯仁至矣之語以實其言以謂昔者

亡之今忽在此則仁自外而至耳是亦似不可謂無其理然而未識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孟子首曰天之尊爵也此專以天之所與我者而言則可見安宅正路亦必求在我者耳又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則居仁由義亦當無復所疑焉觀君子不仁非禮之事不能爲心則以仁禮存心之義亦可見矣其以禮制心等語皆求其放心之意而非外鑠之謂也明矣苟滯泥乎訓詁坦然之理反成窒礙爾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

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相  
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  
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之一事實兼義禮  
智三者其言終爲定說而學者莫能識其說之誤孔  
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易中庸之旨爲  
之準則而可

字義智禮二者從仁義而出之說本是中庸孟子

之成語而其理尤分明矣然古人之言豈一端而  
已夫各有所當也觀論語以智仁並稱中庸以智  
仁勇並言孟子專以仁義禮智並稱而可見矣且  
字義曰夫子答門人問仁多舉道德之旨又曰德  
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則與宋儒仁之一事兼義禮  
智之說實相爲表裏無復所容異議若以宋儒之  
言爲謬孔子孟也則夫子說仁多舉道德之旨亦以  
爲謬子思孟子乎字義按中庸孟子之言爲之準  
則則宋儒亦以論語夫子之旨爲之準則豈不可  
哉夫德之名稱雖各一定不可易而相兼相通者

亦已多矣。豈若宗廟之禮、朝廷之班、貴賤之辨、長幼之次、分限嚴密而不可踰越。宋儒以仁爲性，予深以爲害于道。

以仁義爲非性者，古來荀子一人而已也。故其非二子之言，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也。非至乎宋始爲性之名，則深害于道者，反在字義乎。

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也，德得也，誠成也。但取其音同者發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昭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

所爲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以宜字解之，則處處窒礙。失聖賢之意者甚多矣。

羞惡之心，暨有所不爲，皆不可以不爲宜。則未見其以宜字解義之有所窒礙者也。

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是可以訓誠字而不可以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訓仁，將以何語訓誠字乎？不深考焉耳。

當理而無私心，可以訓誠字，可也不可以訓仁字，不可也。夫人之行義，雖有生熟小大之差，等當理而無私心，固是一箇誠實也。仁義禮智孝弟忠信

等德之名稱雖不勝多皆非當理而無私心之誠實而何哉然聖人所謂仁也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延平之言亦非孔孟之本旨也

心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

此言畢竟落在乎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蓋水波一也善觀水者必觀其瀾心性一也善談性者必談其心故孟子道性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是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孟子曰心

之官則思是也書曰克念作聖詩云思無邪其貴思亦尚矣孟子明曰仁人心也又曰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夫詩書六藝皆是莫不以心為貴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者以人固自有此心之貴物無得而加焉爾矣字義心本非貴之言未知何之由也且夫人心與獸心相去之遠不可同日而語也凡有情之類豈得能具人心哉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之謂也  
聖人貴德而不貴心

貴德所以貴心也無物不貫於心無德不由於心

也字義析德與心而為二以德屬天下以心屬自己殊不知心外無德德外無心聖賢垂法萬世者豈有出乎心外者也哉且其言曰論語中說心者纔二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為緊要未加深考耳至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

心本無有不善其為不善者由陷溺枯亡而喪其恒常爾如不以心為貴則孟子何以專立操存求放之教哉故曰仁人心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豈

可謂不貴哉其謂孟子不特說心者嗚呼是何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為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

若以此言推之則雖夫子亦將不免其疵議何也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則夫子單言德而可也既言據於德而又言依於仁則其言亦豈非贅乎然聖人之言固不可以侮則橫渠心統性情之言亦

不可以為非也蓋宋儒不知心性情三名一物而以謂未發是性已發是情以心統之猶仁與芽常寄寓在一穀種中則不可也

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亦偏矣  
孔門諸子多問仁而遺義中庸言智仁勇而遺義禮孟子自並言誠淫邪遁四者而或舉三者遺遁辭或稱放淫辭則邪說者不得作亦皆可以其言為偏耶夫言如此學者不可執一矣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觸

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餘而與聖人之道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可懼也夫此一節可謂能得孟子之旨而曰是則心之本體豈有實於此者乎則天下無貴於此心之實者與前所謂本非貴者頗似相為矛盾

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木萌蘖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者可以生物比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

宋儒明鏡止水之喻固非孟子論心之本旨也然

古人取譬之言其意達而已不可如是區區拘泥也觀易象詩比而可見矣

性

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

仁義禮智條下亦曰若從宋儒之旨論之則性為未發情為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猶水之在於地中則不可施澄治之功其用功夫纔在發用上

而於其本體則無奈之何蓋宋儒未知性情心三名一物而以性為未發為理情為已發為用是以後之學者一生之功夫盡囿于其中而終遺棄進德脩業之先務疎外濟世利民之實用元明諸儒之間不悅其旨而異論亦多矣然未有明辨如此者也薛敬軒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在戰國之時言之視縱橫之徒為近醇字義性與道德之辨固非孔孟之旨然不溺於宋儒性理之學而其辨未發已發之說如此視碌碌之徒可謂豪傑之士也



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爲鷄犬之無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仁然譽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爲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言人之質性雖有萬不同皆近而不遠也以其未始有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習氣使之相遠也可見性無有不善矣孟子之意亦以爲天下之人性盡一于善而無惡也若夫爲不善也皆出于陷溺牿亡二者之所爲而

非才之罪也固非就盜賊不仁心想之中而舉其善之一邊而示之也觀水就下之言而可見矣今日吾所謂善者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無惡也則公都子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而孟子之所闢也

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字義斥先儒之說之非者可謂明白也而至自爲說畢竟同墮在乎無善無不善之旨也由其不知性情心本一物而側隱羞惡便是仁義也蓋人性之不一雖固有清濁之異其善則一也人心之不

同雖如其面之各殊其善則一也人情之厚薄雖如萬物之不齊其善則一也惻隱羞惡是情也孟子謂之心仁義是性也孟子謂之心故遺稿曰孟子道性善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其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可見性情心三名唯一而非如字義所謂性自是性情自是情心自是心也然則孟子以存心養性連稱何哉由其所遇之處而其目有小異自其稟於天不假人為而謂之性自其委實無偽而謂之情自其以思為職而謂之心耳字義之言曰仁義禮智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

也則不知仁義便是性也又曰心本非貴亦非賤則畢竟落在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以人心之所同謂之情則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及萬物之情相為燕越

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楊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仁然乍見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

孟子道性善也蓋謂未嘗有惡也故論其常亦只

是善論其極亦只是善字義以謂若楊之善惡混  
韓之有三品之說論其常者也孟子性善之言論  
其極者也此又調停之言而都無下落固非孟子  
之旨矣夫性一也今立常論極論之別而駁宋儒  
氣質本然之說真可謂同浴而笑裸體者矣○或  
有問於予曰天民先生不答於天道天命之問何  
也予應之曰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蓋以子貢之聰明高識尚曰不可得而聞  
也則其餘七十子雖與四科之目者如未及子貢  
或不得聞也必矣然學者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之四者有一能之則雖未能達天道隱微之理而  
進可以長民從政退可以獨善其身而爲人之責  
塞學問之實得矣後之學者初披卷讀書則其所  
講求不以性命之理則必以天道之說究其歸宿  
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于知  
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使人凌躐高遠  
長浮虛之習聖人之學徒爲虛說空論而無益乎  
日用彙倫之實者坐此故也曰然則至於性與天  
道學者不論爲可乎曰有可以不論者有不可以  
不論者此虛實之分也何謂可以不論者好論天

命者多流于卜相若無極太極天地開闢之說是也專論性理者必溺乎老佛若默坐澄心見性了心之說是也是皆高遠難知空虛難憑雖有所未能通曉不足以爲重輕以其無益于經世之業不切乎行事之實也何謂不可以不論者若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是也古之學者其所詣既濶則仰之愈高其自得於已則言之愈謙實知義理之無窮盡也子貢之所謂不可得而聞也是也蓋夫子之言苟非子夏之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必子思孟子

之所傳亦將雖不中不遠矣曰誠者天之道也及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書之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詩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亦皆不過曰誠而已矣然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積善之家不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亦有幸而免其殃若顏子不幸短命盜跖富有壽考之類世亦不少矣是以子夏哭子伯道無嗣或未能絕無尤怨之心也所以非務求天爵而不願人爵者不得聞也夫孔孟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夫子曰性相近也以示習相遠之跡也孟子道性善也言必稱

堯舜以實之是也孟子之時世衰道微異端竝起天下之人唯利之謀而不自知有仁義故開示其固有之實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則其性善之義固可謂明白矣然而觀人心之不同知愚賢不肖之相遠如其面之各殊而荀子謂之惡告子謂之無善無不善楊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有三品宋儒謂有氣質本然之別雖孟子之言丁寧反復無不盡焉尚未能使數君子無惑則不可得而聞也之實亦可見矣雖然未必無一路之可通焉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也此又不可以他求者也唯盡其心竭其才由固有之實而致擴充之力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而性善之實可得而知焉耳天道之至誠可得而聞焉耳此遺稿之所以不答於天道天命之問也

#### 四端之心

字義始立心與四端之心兩目尤可疑矣孟子曰恆心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則是心卽是四端而初非心與四端有二也但如世云懷貳心之言獨有所指而言非總論人心也凡人心

唯「未嘗有」是，以左手畫方，右手成圓，人之所不能此，又一心之證也。字義已辨，宋儒本然氣質之說於性條下，其言可謂明白矣。而至自為說，則割一心而為二片，尤而效之，不亦異乎？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

遺稿之說亦從古訓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其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當羞

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矣。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如此，則用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力不足之患。況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不言而喻，不思而到。奚俟發見

亦何逐一著意。嘗識之。其不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侷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不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不忍。所不為者。卽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卽擴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孟

子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切易簡哉。蓋朱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庵專以持敬爲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爲要。而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甚。

四端之心。有不言而喻。不思而到者。有隨觸而動。隨處發見者。有當逐一著意。嘗識焉者。實用其力。於此則皆無非擴充之事者。王彭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眉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此又四端之事也。况詩書六經前言往

行皆是無非四端之事讀書嗜學者其心將何如也且人之在世一日萬緒四端之事無日不有焉曰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者蓋不可也乎字義以仁義為天下之德而不知專求之於心則於擴充之功未嘗實用其力之謬不在朱陸二先生而在字義乎一則曰當惻隱之事動經十數日亦或無有而曠廢之日常多一則曰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一節之中議論前後錯戾亦已甚矣以象山之言為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意則其不言而喻不思

而到亦以為過快乎排斥朱陸二先生擴充之說而舉示自己所見曰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通也然不知其工夫如何而能無所不至無所不通耶又烏得見孟子之意明白與其用功親切耶

情

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之義自分曉字義以謂人之所同欲是情也故引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之語以實其言然古人之語非專以



人心之所同欲謂之情之謂蓋謂好善惡惡之心  
即世人之同一實情也若以同字曲解情字則與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語意相混都無下落餘詳見  
于性情疑

晦菴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  
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

喜怒哀樂惻隱羞惡之為實情也固古今之通稱  
而孟子曰惻隱之心曰羞惡之心則可見情心無  
別矣仁義禮智之為天性也亦天下之通義而孟  
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亦可見性

心不二矣字義謂四端是心可謂非情不可况於  
以仁義為非性非心乎與孟子之言同乎不同學  
者察焉

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  
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即為情則不可也

有語於弟子者曰今人以孟子之書為七篇蓋言  
孟子之篇有此七者謂七篇即為孟子之書則不  
可也則可也乎字義既曰四端是心非情則無復  
可指謂之情者故遷就同情之語而為之辭爾遺  
稿曰情實也見當喜則喜見當怒則怒見當哀樂

則哀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情實也語曰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也孟子曰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言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橋木仰  
梓實俯金鐵重羽毛輕皆萬物之實情也

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是  
心非涉乎思慮字義之言不出乎其躬行心得體  
認精察如此說見于性情疑

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工夫

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唯其所向而不加察  
焉則必將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者語曰衆  
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亦是意也語曰才難  
孟子曰盡其才則是皆謂不必用功夫而可也乎  
養其性則情自正

此扭聞宋儒性情之說習氣  
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  
道德二字古今之所貴重矣然德有涼德有薄德  
有凶德之稱道有詭道有左道有小人之道性善  
也而有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時心良貴也而有

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教情實也而有哀而傷樂而淫之過先儒約情之語亦不可必廢焉○遺稿曰心性情三名而一物今以漢唐諸儒所傳之且論之曰仁義者性也而孟子謂之心曰仁人心也及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是也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者情也而孟子謂之性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是也好惡者情也傳謂之性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是也四端愛欲者情也孟子謂之心曰惻隱之心曰羞惡之心及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是也或以情謂之性或以性謂之心或以情亦謂之心則可見遺稿之言直破先儒附會之陋訂定千古不決之疑矣窮經者知此則亦可謂見卓千古識度前賢矣

才

故曰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

可以爲善可也亦可以爲不善不可也朱子曰才者性之能也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也語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以顏子爲才也又

曰才難不其然乎此以舜臣五人亂臣十人為才也華陽范氏曰古之所謂才者皆兼德行而言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宜慈惠和是也如字義之言畢竟落在乎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旨

志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特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可也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不可也但可考其語意之所在耳語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又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孟子曰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是皆以志之不善而言則北溪才志於利之言亦奚謬焉

意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

意字從心從音徐曰見之於外曰意蓋心之風韻也所發所嚮所臆念所計度涉于意者甚廣矣聖

九思遺言  
人之心自無所偏倚億逆語曰勿意是也伯夷柳  
下惠雖優入聖域或清或和皆可以德名而未必  
無其風韻也若孔子之聖可以以和而和可以清而  
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無所見其風韻也若學  
者不可不竭盡意思料度事理以求其正中也孟  
子曰以意逆志大學曰誠意是也猶人常言深意  
蘊意大意厚意私意妄意意志意念皆因其所發  
見而各命於其意爾  
意字亦是不必用工夫字  
有可不必用工夫處有可必用工夫處豈止意字

字字皆然

良知良能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  
而不知本之仁義

王氏以為宋儒格物窮理之學兀然有心於一草  
一木之察名物度數之末則必有不切乎立其大  
者之本而舍心逐物泛濫之弊是以專管歸乎一  
路立以致良知之說固不可謂之無所見然而若  
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曰博是約之功雖多失之於  
一偏而非聖賢大中至正之學亦未始不本之仁

義也字義以析心與德為一故亦有是言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天民遺言

附疑語孟字義下

丹州 并河永崇永父 著

忠信

學有本體有修為本體者仁義禮智是也修為者忠信敬恕之類是也蓋仁義禮智天下之達德故謂之本體聖人教學者由此而行之非待修為而後有也忠信敬恕孝弟正直之類乃人人固有之德性仁義禮智之品目而皆是同一本體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又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不以仁義禮智

忠信敬恕分而為二本也明矣學問思辨存養省察總是修為故聖賢之教使學者由其固有而擴充焉修為焉以成其大德也語曰為仁由己是也字義不知仁義禮智人人固有之德而忠信敬恕亦是仁義禮智也其謬為二本故也且仁義禮智條下曰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為而言者而今變其說曰非待修為而後有也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忠恕

程子曰推己之謂恕愚以謂推己非恕乃用恕之要

蓋恕以後之事也程子所謂推己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蓋因夫子子貢問答云爾然使恕字有推己之義則及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而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既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其意既重複故知恕字之義本非推己之意夫子答子貢問曰其恕乎而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可見夫子平日教人丁寧反復無復不竭者矣若謂夫子唯曰其恕乎可也而不可復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猶如謂夫子曰無為而治者

其舜也歟可也而不可復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豈理也哉蓋恕以後之事也之說雖似  
精密聖人之言必不可如此迂遠則程子恕字之  
訓不可全非遺稿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周禮  
疏之訓其義最盡矣  
苟以忠恕為心則萬般功夫總有與物共之之意而  
不至獨善其身而止故持敬致知皆為我成德之地  
否則所謂喫木饅頭者而與異端專務清淨疎外人  
事者相去不甚遠矣  
蓋此一節折理精確真不易之論

誠

北溪曰誠字本就天道論只是一箇誠自古及今無  
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  
秋殺了便冬藏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然  
春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秋當涼而反熱冬當  
寒而反暖夏霜冬雷冬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  
之類固為不少焉豈謂之天不誠可乎  
字義斥北溪之說者恐于理有礙夫天道流行雖  
間有春寒夏冷秋熱冬暖之變然於其生長收藏  
萬古常如此是真實無妄之謂也猶河流千里雖



屈曲就下南北無方終朝宗于海人性不齊雖有清濁厚薄之異悉復歸于善字義性條下既論此事而今不能推其類何也所謂誠之與主忠信意甚相近然功夫自不同主忠信只是盡己之心朴實行去誠之者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固執之之謂誠之與主忠信其言雖異其功夫未始不同所謂擇當理與否而取其當理者乃是盡己之心也固執之乃是朴實行去也

敬

敬者尊崇奉持之謂無一謂無事徒守敬字者程沙隨曰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字義之言本于此

學

夫有充滿天地貫徹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此為仁義禮智之道又此為仁義禮智之德所謂道德之為最尊者已

先儒所謂道塞宇宙古今自不磨滅之至理只是就人心之固有而言非若字義之言舍此人心而於天地間別有仁義禮智也

性之善不可恃焉而學問之功最不可廢焉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皆謂其性善之可以恃也蓋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如衡懸而不可偏輕重否則朱陸相岐職此之由可不慎哉况曰人之性有限其善不可恃焉而偏廢尊德性則與孔門之學天淵懸絕吾故曰人之性有限而天下之德無窮

人之性無有限量故能成其大德聖人亦人耳子貢曰天縱之將聖則其所性不為限量者可見矣性如為有限子思子何用說擴充亦何用說存養

是孔子所以不以率性為言專以學問教人而孟子所以屢道性善而以擴充之功為其要也

遺稿曰此一節呈露不滿子思子率性之言孟子性善之說之本旨也故解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曰宜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解率性之謂道曰為備老而言其附會捏合如是者皆坐此故也讀者察焉蓋古人之所謂學者唯在循其性盡其才而已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如此而已矣其所不欲不為即仁義之良心而吾性之所固

有也無欲無爲卽循其性而不違也學問之道至于此而無復餘蘊故曰如此而已矣又曰或相倍莖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才者性之能也堯舜之盛德禹稷之功績學者可得而能者以其固有性之能也君子勤而克脩脩而能盡小人慢而不脩脩而不盡所以聖愚之遠治亂之分矣由此觀之則拯天下之溺保四海之民三三帝四三王亦不假外求唯在於盡吾性之能而已務博物洽聞非夸多鬪靡以徇外近名也蓋前言往行非加增添飾以由外鑠我也或譏盡其才以爲外馳者

所謂依傍假借之似者也或斥循其性而爲非道者所謂性惡義外之尤者也皆非君子平坦易簡淺造之道實體諸心以求自得之學矣

權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最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至當之解不可更易蓋道君子遭遇時變權其輕重以善合乎道也徒無其德而專任智術者君子之所不取也然無有一毫利己之心而能合道則權變權謀亦無所惡乎智矣與後世雜陰謀詭計以爲權者大不同也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孟仲子對齊宣王使問疾醫  
來雖無有一毫自利之心其未適宜則不可謂之  
權也

經卽是道既是反經焉能合道

程子曰權只是經朱子謂以孟子之言推之則權  
與經亦當有辨今日曰經卽是道則禮亦是道無復  
所辨以語孟之言推之則各有攸當

權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蓋禮可因時而損  
益經歷萬古而不易故孟子以權與禮相對而未嘗  
以經字相對正爲此也

孟子之言答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之間耳非有意  
撰其字對蓋言忠信行篤敬是經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是權豈止禮信果敬爲對庸言庸德舉可以  
爲對則可見漢儒以經與權相對之至當矣

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難其人也非謂不可用  
權也先儒以謂權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若然則  
未到理明義精之極便將置而不用歟

理明義精之人固不易得也然則與難其人何有  
所異同而可斥將置而不用之失耶

先儒又謂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是權此亦不濶

考耳若伊尹之放太甲固是權如湯武之放伐可謂之道不可謂之權何哉權者一人之所能而非天下之公共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用下事上為臣敬君經也以位而言則桀紂上也君也湯武下也臣也聖人遭無道之君處時勢之變雖出于不得已其遂至于放伐者非反經之權而何哉其謂之誅一夫紂者以應兆民之望救四海之溺義之從道之合也固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孟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其放其反皆

稱民大悅則此亦天下之公共而非一人之私情則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皆可謂之權豈可謂先儒未深考耶遺稿曰處時變決大事學問之大用但其平日固守禮經篤行信義者能此當時藉令湯武不放伐桀紂然其惡未悛焉則必又有若湯武者誅之不在上則必在下一人不能之則天下能之

此一節自鴻烈解說出來

君子小人

伊川先生曰有欲為聖人之心而後可與共學可謂

確言固漢唐諸儒之所不及然其真實有志超然卓  
犖度越流俗者固可若中人之資以此為志必有躓  
等凌節自立標準之病不如以君子自期待之無弊  
學問之道不為則已為則必不可不尚其志若中  
人之資苟不立其志則無受誨之地而不足與有  
為故古之賢者常患學者不尚其志夫子在陳思  
曾之狂士以其志意高邁也齊梁之君其才皆不  
及中人然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之前其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也所謂弄不為拙射變其  
殼率學者亦不可以不志其正鵠

聖門所稱君子之道者亦與稱聖人之道自負別矣  
蓋君子之道謂平易從容無過不及而萬世不易之  
常法君子之道雖有生熟小大之不同亦無  
有負別也聖人之道豈在乎平易從容無過不及  
而萬世不易之常法之外哉孟子左氏稱孔子以  
君子其餘古人稱堯舜湯武亦以君子者歷歷可  
見矣

鬼神

及至于夫子則專以教法為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

民不惑于所從也。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

此一節如浮屠之徒以一代教主稱瞿曇爾而其言雖原于程子未嘗知聖人也。學者欲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熟讀遺稿之言則思過半矣。

詩書易春秋

說見天民遺言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論語一書其詞平正其理深穩增一字則有剩減一字則不足。天下之言於是乎極矣。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實字宙第一書也。孟子之書亦羽翼論語而其

詞明白其理純粹非若禮記諸篇出於秦人坑燔之餘而成於漢儒附會之手。故次論語而其言無詭者其唯孟子乎。

論語之書漢朝首列學官唐稱六經之冠弁人倫之大本。至于宋儒崇信尤至矣。今此一節固可謂不易之論矣。蓋自古務著述者專託濛意于卷端字義開卷第一條論天道不取徵據於語孟之間而以其所云非孔子作之繫辭立言者恐非臆度必不確見。

愚謂孔子孟言為學之條目者固多未聞以此八事相

列若此甚密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明夫子教人之條目在此四者而無他法也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進學之叙無出於此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忠恕終身可以行之而夫子之道莫過於是者也試取字義之言而辨之曰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而夫子以知仁勇三者為進學之叙則不可特以曾子之言而斥夫子之言進學之序也而又不可以夫子之言斥以四教之語也然則大學八條中庸九經其道並行而不

相悖爾

大學以為人之進道若登九層臺歷一階又歷一階而後進至于臺上邪夫道非他即人之道也以人脩人之道何遠之有

大學之篇雖非可與語孟竝稱之書然字義所辨多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無一以意逆作者之志焉大學之八條皆人生所不能一日廢者人之進道豈若登九層臺歷一階之功力未至暫輟以俟其至而後又歷一階而進至于臺上乎假使大學之作者意愚如今世書生必不可謂物未格知未



至則意可以不發，意未誠則心可以不思，慮心未  
正則身可以不視聽言動，身未脩則可以不事親  
從兄，承上接下，况齊魯儒生能熟詩書其去聖門  
或未遠者之所撰邪？且其發端以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之言，則其先後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紊者。  
而其措詞之序不得如是也。與孟子所謂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及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意，何差之有？  
書曰：以禮制心。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大學乃  
不以此爲本而徒欲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何哉？

說有朱註之在

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視，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可謂害道尤太甚矣。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若以大學觀之，則可謂孔子亦不免放心也。  
大抵讀書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詞。蓋有不可以一  
句而泥者，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是也有不可以  
一章而泥者，若恭慎勇直，四者苟無禮以節之，則  
有勞蕙亂絞之弊，可見學莫貴於禮。然曰：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則復有恭慎之貴於禮者。仁知信  
剛，四者苟不好學而明之，則有愚蕩賊狂之弊可

見道莫重於學然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復有仁信之重於學者是也有不可以字同而泥者若語曰君子泰而不驕大學曰驕泰以失之孟子曰士尚志記云敖辟喬志是也有不可以辭同而泥者若孟子曰不失赤子之心傳曰猶有童心語曰不知肉味傳曰食而不知其味是也字義未加深考耳

若孟子之意正心二字當施之於民而不可施之於己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身

者兼心知履行而言非若魯公之習儀階帝之視朝之謂也人有其身則有其心世無離其心而徒有其身者則身正即心正也其心正而可以正民心其心不正而能正民心者未之有也

按明德之名屢見於三代之書然三代之書本記聖人之所行或以此美聖人之德或曰明德或曰俊德或曰昭德其意一也故雖數數見於典謨誓誥之間然非學者之所能當故至於孔子孟每曰仁曰義曰禮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明德者矣

語孟屢言德而適不及明字耳明德也者仁義是

也仁義明德非有二也字義曰聖人之行聖人之德非學者之所能當然論語鄉黨篇皆聖人之行也且二十篇中說聖人之德者皆束之於高閣而可乎其謬以不知尚書實出于六經之上而儒者之先務也

又曰為人君止於仁夫孔孟之學以仁為宗而凡學者莫不從事于此今大學獨屬之於人君而無為學者道之者是亦與孔孟之旨異矣

仁齋先生嘗辨洙泗言仁論曰曾論二十篇從頭至尾無一言之非仁南軒唯知言仁之處之為仁

而不知言處亦總是仁而今據仁字之多寡以大學為與孔孟之旨異矣者無乃已謬乎

夫意一也論語說毋大學說誠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

今儀令色巧言令色一也詩云小心翼翼語曰鮮矣仁心一也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必一也語曰毋必又曰必也俟無訟乎此又可以謂一正一反必不可無是非耶不知大戴小戴共姓殊名大冠小冠同字異氏弗思之甚矣

今大學不引文武周公之訓而遠用楚人之言最不可解焉

語曰不以人廢言如其言之善則雖出揚墨之口猶可取焉耳况楚語哉字義以明德二字屢見三代之書而非之今復以不引文武之訓而斥之欲使大學之作者無所出言乎

又曰生財有大道

說見于遺言

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張端義曰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學本在禮記則為一篇書而不詳出於誰人之手至於朱考亭氏始分為經一章傳十章經以為夫子之言傳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出於其意之所好尚而非有所考證而言

此一節穩當不易之論復起朱子必心伏無辭陸溪曰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子思卻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

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  
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  
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言也  
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卻有  
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疑語孟字義跋

象山陸氏曰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  
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  
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  
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  
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  
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  
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辨其  
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  
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今一旦

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  
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  
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  
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區區之忠竭盡如此  
流俗無知必謂不遜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  
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設行者不必淫邪放  
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  
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  
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  
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

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  
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不可苟合強同此言與今頗  
相類是故寫此以爲跋

天民遺稿中集其要者亦謂之遺稿門人渡邊毅之  
所編次也輯錄門人平日所聞謂之遺言予之所述  
也復取遺稿中疑先儒之說者以立言謂之疑語孟  
字義平巖氏記其始予成其終言也稿也疑也皆出  
於天民之遺意爾應乎書林之需而復書其末云  
享保壬寅冬十月朔并河五一居士志

丹州道



丹州

并河五一著

享保七年寅十一月吉日

江戶本橋南二町目 小川彦九郎板行

